

湮沒的.....歷史

「媽媽，這樽是甚麼？」
「生油。」
「這紙袋裝著甚麼？」
「片糖。」
「媽媽，白麵包上一點點的是甚麼？」
「霉菌。」
「媽媽，這些衫褲和襪子滿是破洞，是拿去丟掉嗎？」
「.....」
「媽媽，這些餅乾碎..」
「唏！不要吵著姊姊溫書，快去睡！」

南陲小島上，
一個七歲的小男孩，
纏著媽媽嘮叨不休，
天真的他不會想到，
這一大袋看似無用的「東西」，
是救活一眾親戚的寶貴「物資」。
明天一早，
媽媽會從鐘樓出發，
搭乘火車，奔向家鄉。
這個鐘樓，今天已搬遷，是一個旅遊景點，
當日，卻是一個地標，一個通往「地獄」的地標。

時值七十年代初，
政治運動令整個國家翻轉過來，
好端端一個文明古國，
竟然全部人只讀同一本書，
說同一種「革命」語言，
做著同一件事，
崇拜同一個人，
瘋狂又反智，卻切實的進行著。
告密、批鬥、抄家.....
人倫道德，
社會秩序，
經濟生產，
全給徹底破壞，
「媽媽」的親人，已在瀕死邊緣。

這個媽媽年近三十，外表平凡已極，
但她卻有「非凡」的經歷！
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
她目睹「人民站起來了！」，
她親歷「地主」「富農」被打倒。
她見識過「整黨」的殘酷。
她親歷一個階級，野蠻地消滅另一個階級，

親眼看著一個中年男人，
在她面前被迫跳樓而亡，
只因他是一間小工廠的老闆。
傷痛未了，
國家又開始整肅異見者，
她親睹無數無辜者成為「反革命」，
家破人亡。
氣未喘定，
它又來好高騖遠，
要超越西方，
脫離「第三世界」了！

一九六一年
一條南方村莊，
「媽媽」那年十五歲，
衣衫襤褸，雙腳赤裸，瘦骨嶙峋：
「爸爸，找不到樹皮，怎麼辦？」
他爸爸全身浮腫，有氣無力：
「哦...不要緊，來吃東西吧。」
「這些白花的是甚麼？」
爸爸側著臉，避開她的目光：
「是.....豬肉。」
很久沒見過「豬」和「肉」了！
「怎麼不叫嫲嫲一起吃？」
「不用了.....她....去了看醫生.....」
女孩的嫲嫲，
不知是餓壞了還是染了重病，已癱臥在床很多天.....
「村裏的人不是餓死了就是逃跑了，何來醫生？豬肉....」她心中暗忖。
突然，想起了鄰村一個可怕的傳說.....
一個念頭閃過腦海，全身如遭雷殛.....
空溜溜的胃在翻騰，趕緊一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她忍住了淚水，靜靜退到屋外：
「爸爸，我去找吃的！」

「媽媽」頭也不回，
拼命狂奔，
逃出了村莊，
四處流蕩，
最後，幸運地逃到了小□，
她慶幸，由始至終，沒吃那種「肉」。

土地沒錯
全是人的錯，
生產荒廢，
舉國饑荒，
受害的只是黎民，
真正的民不聊生，
惻隱與同情，不值半分錢！

人性徹底泯滅。

到了小島上，「媽媽」看到另一個世界，她有空思考了：
「整天『反』這『反』那，飯也吃不飽，世上真有那麼多東西要反對嗎？」
「怎麼昨天還在大喊『打倒誰！』『打倒誰！』的人，今天就被打倒了！」
「只懂製造仇恨與敵人，他們信奉的究竟是怎麼樣的『主義』？」
「受盡磨難，性命也不保的人，如何過渡到『天堂』？」
「怎麼那『革命』以『文化』為名，卻只懂摧毀文化？」

.....
她沒讀過書，找不到答案。

今天，媽媽又回去了，
她在小島上有了自己的家庭，
本身也胼手胝足才堪過活，
但她仍豁盡所能，
幫助自己的親人，
血濃於水..... 從來不宣於口。

一九七六年
與天鬥，
其樂無窮！
與人鬥，
其樂無窮！
整人治黨，
爭權奪勢，
樂此不疲。
「紅太陽」終於落下。

兩年後
那矮小老人，又掌舵了！
經歷幾翻起落的他，
下了決心，
必須死握權力，直至己歿。

國家一貧如洗，
不管口號喊得多漂亮，
統治的合法性也沒了。
一九七九年，
迫於無奈，
開放改革。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
首都一間大學
「哀悼會籌備成怎樣？」
「差不多了。」
「完了到紀念碑前獻個花圈，好嗎？」
「紀念碑？廣場上那個？」
「是的。」

「唉！也好，不該死的總早死，老天也太不公平了！」

那個開明的前書記病逝了，
這國度，
少有惹人懷念的人，
卻多令人憤恨的事，
學生們聚在一起了！

廣場上萬人空巷，
想不到那麼多人悼念他，
儀式完了，
久被壓抑的人們，
把憋在心中的話說出來了。

「反貪污！」

「反腐敗！」

「反官倒！」

「民主！」

「自由！」

.....
示威聲震天價響！
橫額滿天飄揚！
歷史豈有偶然，
時代賦予的責任，
學生們輕輕扛起了。

這個東方大國，
漠視個人價值，
只重集體意識，
忠君愛國可以，
江山豈容蟻民指點，
這下子，龍顏大怒了！

四月二十六日
火速定了調，
暴亂！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
人民卻不這樣想，
有些東西，
確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的！
渴求改變的心，令整個國家躁動了！

五月二十日
整個京城淨化了。
沒有盜竊，
沒有搶掠，
沒有流氓鬧事，
沒有焚燒汽車，
沒有砸毀店舖，

這一天，卻「戒嚴」了！

「人民」的軍隊，厲兵秣馬，進駐京城。
這是這支軍隊，迄今，最後一次正式的軍事行動。

同日，南陞小島
「布倫達」侵襲！
狂風暴雨夜，人們披上雨衣，走上街頭，
車廂裏，街道上，
偶有眼神接觸，也不打話，
只是輕輕的點頭招呼，
怒火中燒的人們，渾身濕透，卻不覺冷，
人人面上滿是水珠，
分不清是雨是淚。
這一夜，小島島民尋回自己的身份！

京城市民忙得不可開交，
他們忙著堵截軍車！
沒有武器，只仗著身軀。
一個伯伯給軍人送上清水、乾糧；
一個工人模樣的青年，擠上了一輛運兵卡車，怎也不離去；
一個孀婦哭著哀求：「他們只是學生……你們離開吧！」
遠遠飄著巨大橫額：「人民子弟兵不殺人民！」
廣場上，學生在唱著代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國際歌」，
絕食行動持續了七天，
善良的心等待著回應，
他們怎也想不到，等待著他們的，
是如此悲慘的命運……

零碎的……片段

甚麼是「屠殺」？
對人類或動物，大規模的殺戮。
力量上，強者對弱者的性命傷害。
有預謀的，非法的殺人行為。
以殘酷手段，不清紅皂白地奪取性命。

歷史裏，
行兇者往往以合理、合法自居，
並自詡「正義」。

六月三日晚上，廣場外圍
黑壓壓的軍車、坦克列隊馳來，
京城市民凜然無懼，
他們心中祇有一件事：「不許他們進廣場！」
誰也知道，
年輕學生是國家的希望，
不能讓他們犧牲。

通衢大道，堆滿了燃燒的什物，築成路障，
擋不了一刻，
人們卻沒氣餒，
單車、欄柵、鐵枝、木塊……
所有可以搬動的東西，全移到路中心，
頃刻又被輾平，
人們爭相奔走，死命抵擋著，
不知從那裡拖曳來了一列雙節電車，橫亙路中，
彷彿最後的防線。
「砰！」「砰！」……槍聲響起，迴盪夜空，
「嘯！」「嘯！」「嘯！」……子彈高速劃過悶熱的夏夜空氣，
冒死拍攝的記者倉惶躲避，
抵抗的人們紅了眼，
把所有可檢到的東西往軍車擲去，
京城市民護著外國記者撤退：
「一定要逃出去！告訴人們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砰！… 砰！」
暗淡燈光影照著一個個倒下的身影，
似一齣超現實電影的片段。
記者心中暗暗起了誓。
天地不仁……
螳臂終難擋車，
但螳螂並不後悔。

凌晨
廣場上，
燈光倏地熄滅，
片刻，燈光倏地重新亮起，
似是死亡的預告。
紀念碑前
「快逃！他們來了！」
「不！不！」
「走吧！來不及了！」
「不！我情願死在這裡！」

京城上空，封建帝制的幽靈在盤旋飛舞，張牙舞爪，猙獰狂嘯！

市內一間醫院
擠滿了由木頭車及單車送來的傷者。
「先給這個止血！快！」
「嗚……」
「這個雙腳碾碎了！要截肢！快送他往手術室！」
「嗚……」
「不要哭！先給這個打點滴！快！快！」
「不要哭！這個活不了！快抬走他！快！不要哭！快！」
「嗚……嗚……」
給「達姆彈」擊中身體，註定活不下去。

無論是多麼的不甘心，
一條條鮮蹦活跳的生命，
還是無聲的消逝了。
你愛國家，可惜國家一點也不愛你。
盤踞廟堂高處的老朽們，今夜，可睡得安穩？

小島上
人們默默的看著螢光幕，
默默的淌著淚，
沒有嚎啕大哭，
祇是默默的淌著淚，
他們正用盡力氣，
抵受著熾熱怒火，
與及最深沉悲哀的煎熬，
血海般的深仇……
這是一個永誌難忘的六月。

五日早上
長鏡頭下一個孤伶伶的身影，
白色恤衫黑色長褲，
直挺挺的站在路中，
擋著龐然巨物的坦克車前進！
他腦裏想著甚麼？
一心尋死嗎？
永遠找不到答案，
他，從此消失人間。
但他的名字，卻傳遍世上，
成為抵抗暴政的象徵，
名垂青史！

物傷其類，
無助又無奈，
整個小島沸騰起來了。
一代人，心中留下了一度長長的傷口。

六月六日清晨
首都機場離境安檢通道
「這是甚麼？打開來看看！」
旅客暗叫不妙，新聞封鎖開始了！
他的手緩緩地打開隨身的行李箱，
心裡在祈禱，
心臟卻不由自主狂跳起來：
「是錄像機……及一些影帶。」
「你是幹甚麼的？」語氣冷若冰霜，
「我是記者，要回去了。」
「記者？」
關員抬起頭來，
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走吧！」

廟堂裡，
「平暴」有功的軍隊將領，
正接受犒賞與讚揚。
席卷全國的清算行動，
也悄悄展開了。
斬草務必除根！

六月下旬
一班南下的列車，
其中一節貨卡，蹲坐著一群人，
全都神情疲憊，衣衫滿是污垢，
其中有幾個特別年輕的。
他們想到南方找一個落腳點，再逃到小島去。
一個外表爾雅戴眼鏡的男生，
雙手抱頭，呆呆的盯著前方，卻茫無焦點。
一個頭髮不長不短的女孩，
尖尖的下頷，小小的眼睛，臉孔帶知性美，眼神裏的憂鬱，像一張網。
一個皮膚黝黑的高個子，
一雙濃眉緊蹙，口中喃喃自語，似自我責備，是創傷後遺症的徵狀。
驟眼看去，他們動也不動，就像一堆沒生命的死物。
自身的，國家的未來一片茫然，令他們不知所措。
泱泱大國，容不下幾句真心說話。
偌大國土，已無藏身之所。

往事……如夢
一個時代，
以令人唏噓的結局終結了。

世界變個天翻地覆，
東方的古老國家，
卻老神在在，
它又徹底自我封閉了。
整片大地，
鴉雀無聲，
人快要給活活的悶死，
年輕人失敗了，但年輕的力量卻幅射到世界。

同年十一月	柏林圍牆倒下了。
一九九一年	蘇聯解體，
	東歐變天，
	暴君壽西斯古伏法。

若然未報，
時辰未到！

同年，小島上，
人們生活如常，

大限漸近，
是去是留，
各有盤算，
這個難民築成的城市，
充滿憂患意識，
惟拼命積攢財富，
才能彌補匱乏的安全感，
一萬一千點……股市又創新高了。

一九九三年 「春風一吹草再甦，永遠不見絕路。」他走了。
 「一生經過徬徨的掙扎，自信可改變未來…」他也
離開了。
勵志的年代，
奮發的年代，
人們沒忘記「那件事」，
只是把它深埋心中。

Vincent,

我到埗了，溫哥華很好，空氣清新，居住環境也好。飛機離開跑道時，看著窗外，忍不住哭了一場。安頓下來後，我打算和你的姊夫經營一家自助洗衣店，一切又要重新開始了。老實說，真的很捨不得你們和這一起長大的地方，但那種無形恐懼真令人受不了，我們也掙扎了很久。既做了這個選擇，惟有既來之，則安之，反正我們都是無根的人，到那裏生活也沒所謂！是嗎？

短期內不會回來了，因為要坐「移民監」，你有空就來探望我們吧。保重！

姊姊

一九九五年夏

小島上，如常繁忙的一天……

「早晨!Vincent.....經紀陳呀!」
「開緊會，快講!」
「你太古城唐宮閣個單位有客落訂，張支票...」
「喂!我收到消息，銀行就快減息!樓價重有排升!」
「咁張支票.....」
「你即刻同我封盤放租，唔講喇，啱.....」
「喂!喂...」

「Vincent, Paul呀，今朝放晒啲『馬克』喇!」
「賺咗幾多?」!
「十幾萬啫，今晚我請食飯!」

「去邊？」
「Amigo! 跟住去Manhattan玩通宵！」
「好! 我帶兩支82'Latour嚟, 不見不散!」

「Ben哥, Vincent呀!」
「有乜貴幹？」
「我老闆想你介紹陳總佢識, 有生意傾呀。」
「陳總? 無問題, 叫你秘書Maria訂檯, 聽晚『新同樂』食飯!」
「得! 得!」
「跟住『大富豪』直落!」
「得! 得! 得! 冇問題! 麻煩晒Ben哥, 聽晚見!」

.....

要走的終須走,
留下來的繼續醉生夢死,
明天會怎樣,
如何管得了?
世紀末樂園,
愈墮落, 愈快樂。

姊姊,

對不起, 那麼遲回信, 溫哥華下雪了嗎? 你們生活怎樣? 過得幸福嗎?

我在這裏, 仍是每天營營役役的過活, 可能習慣了, 反而很享受。我知道質疑他人的抉擇, 是很無知和傲慢的一回事, 但我真的無法想像, 離開了這裏, 我可以怎樣生活下去。我沒有你們重頭開始的毅力, 也沒有離鄉別井的勇氣, 只好留下來。

人人都說, 大限一到, 這裏就會被「毀滅」, 也許太悲觀吧, 不過, 就算這真的發生, 我也想親眼見證這城市是怎樣「死去」的, 說到底, 就是捨不得吧!

我會抽空來探你們的, 保重身體。

Vincent

一九九五年冬

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
是時候本利歸還。
一面旗幟升起,
一面旗幟落下,
一個城市竟然就易手了。

悲哀的是，
島民竟然無從置喙，
逃難者及他們後代的命運，
從來不由自己決定。

在那個悽風悽雨的凌晨，
一家五口的家庭離開了。
他們的大宅也易手了，
新主人，
是一個體態肥胖白髮蒼蒼的老人，
及他那濃妝豔抹一身富泰的妻子。
這一夜，
雨灑個沒停，
風雲變色，
島民卻無喜無悲。

一九九八年七月	新機場啟用。
二〇〇〇年	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
二〇〇三年四月	「幸運不肯輕招手，我要艱苦奮鬥！」他走了。
二〇〇三年七月	數十萬人街頭吶喊：「下台！下台！」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流年似水，她也走了。

這年，
小島一病沉疴，
成為疫埠，
久歷憂患的人們沉著氣，
努力如常生活，
滿街的口罩，
沒能掩蓋堅毅的眼神，
歷盡滄桑的城市，
生命力強韌如昔，
終於捱過去了。

二〇〇四年	舊機場拆卸。
二〇〇五年三月	「留下比離開需要更大的勇氣！」千呼萬喚，他辭職了！
二〇〇六年	那渡輪碼頭拆卸了，歷史鐘樓伴隨記憶一同進了堆填區。
二〇〇八年二月	它的鄰居，那遊艇碼頭也拆卸了，它的名字叫「皇后」。
二〇〇八年九月	古舊街市搬遷，發展豪宅項目，「包浩斯」，你真礙事！
二〇一二夏	春去秋來，人事更替，狼來了！

不老的回憶...
這個大都會是怎麼樣成就的？
吊詭的歷史，
動盪的歲月，
跌宕的時代，

波譎雲湧的變遷，
無數人的血與汗……
是整整的一百五十多年！

破壞它，
卻只是彈指之間。

兩年後，
「雨傘」遍地，
它覆蓋了幹道，
覆蓋了鬧市，
覆蓋了高山，
覆蓋了海港。

當年，
那個七歲，
纏著「媽媽」說話的小孩長大了，
他的兒子，
成為了其中一柄「雨傘」。
一樣的學生起義，
一樣的一往無前，
一樣的蛋砸高牆，
一樣的武力鎮壓，
一樣的無疾而終。
這民族，
仿似陷入萬劫不復的輪迴中。

是誰令他們義無反顧？
是誰令他們甘願犧牲？
是誰令他們怨恨難平？
因業果報，
歷史又再重演。

給年輕人的信

敬啟者，

想了很久，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還是決定先向你們說一聲：謝謝！這個城市，原本充滿偽善、貪婪與絕望，因著你們，它又點起了希望。

對理想完全純粹的追求，對公義的堅持，令你們面對強權無畏無懼，也令你們的一言一行皆顯得磊落、高尚、理直氣壯。那些一心攀附權力，獐頭鼠目，詞窮理屈的對手與你們相比，確是渺小得可憐。為求改變現狀，你們挺身對抗不公義，從沒計較付出，確實令人動容。或許，今天似是失敗了，但看到你們面對強大而兇狠的敵人，仍前仆後繼地抵抗著，奮力打一場明知不能打勝的仗，這種道德勇氣，何嘗不是另一種光榮的勝利。何況，你們還造就了一個個的「烏托邦」。這種虛擬的完美社會形態，我在被佔領的地方，是親眼看到了。

面對時代的責任，你們沒有退縮，世世代代，人類爭取自由對抗奴役的決心與意志，你們是一脈相承了。你們確無負了青春，無負了社會，亦無負了「雨傘」。雨傘畢竟只能擋雨，它在你們手中曾給砸個稀巴爛，但它的殘骸卻已化為精靈，寄居在每個人心中。今天，那高牆仿似巍然不動，但歷史從不說謊，你們撼在牆外那些微弱的聲響與振動，已令躲在牆後那些虛怯的人心膽俱裂，寢食難安。

將來，你們年長了，或許會變得世故、老成和勢利，但回看今天，我確信，對於曾經做過自己認為對的事，你們是總不會後悔的！

Vincent

二〇一六年

《完》

Text by: LAI Wai-leung